

父親底行述

我底父親是去年八月十七日逝世的。

父親諱宗彝，號銘尊，筆號烟霞老人錦江生等。行一，兄弟三。二叔死於日本東京。三叔健在，亦前清的名儒，好貨財。

父親生長四川成都，中舉後，在四川做官，爲人忠孝，友愛，和平，心地光明純潔，忠恕待人接物。在鄉里，無論對誰，都愛如家人，自然人家也愛他。當父親在民元時，便離開四川的任內，至貴州遵義隱居，以教導青年爲唯一任務，他以爲救國家，教育是一件要事。自民國成立，他預測國家社會將有一番重大的紛亂。父親是清廉自好的人，不願看見流血的戰爭，他盡他所有的力量，對於一般青年，大聲疾呼，反對戰爭，祈求和平。自然他也承認教育救國。所以，黔中名士，大半出自吾門。

因爲父親不長於治產，當他在四川卸職時，僅僅是百姓送他的十數把萬民傘，和數十箱書籍，別的什麼也沒有。父親對於清貧的生活是不憂戚的，所有祖父遺留下的田產，均交三叔經理，自己以教書爲生，這便是父親的素志了。

父親長於章句學問，對詩詞部分，特具天賦，就是法律經史及經濟的學問，也是極力研究，而且，都能有獨到的見解。惟父親常言，讀書人的最大任務，對於文章的研究，固是重要，其實，第一要義是為國家社會努力。父親對於社會的改造是有澈底的認識，因此，對於一切，都是有獨到的一貫的主張，在他做官時，便是實地踐行的。

在父親一生遭遇着最不幸的事，便是當他剛在十歲的時候，我底祖父在任所內死去，父親底心中是有莫大的哀傷的，扶靈柩歸葬遵義。父親是非常孝的，他從此便以繼承祖父未竟的功業為畢生的義務，努力讀書，十幾歲就舉秀才而入闈了。在父親中年的時候，我底幼弟鑪鐓的死，第十歲能詩詞文章，聰明過人，父親愛逾生命，日夕課讀，十分歡愉，父親一切未竟的壯志，全般寄在鑪鐓身上，鑪鐓的死，父親便逐漸地衰老下來了，因而對我更加愛憐。不幸我底祖母又在三年前逝世，這使父親那悲傷的心，更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，這是如何可傷痛的打擊呵！

父親是沒有這人間的一切醜惡的嗜好的，可是他愛梅愛菊，他常在梅樹菊叢中吟詩填詞

。居家二十年，除看山玩水外，是從來不願外出的。雖然屢次的省主席都以顧問或參謀長等職來禮聘，父親是一概拒絕的。

父親在他最後的一封信裏曾給我這樣的詩：『淪落天涯須自惜，猶來無止語堪思。』父親晚年愛我，逾於一切。在我飄零六年中，其憂傷思念之情，露諸詩詞中，實難勝數。

父親是傷時感事而死的，死年正是六十二歲。可惜我笄年飄泊，不能將父親底嘉言懿行一一誌之爲憾！

1932，12，10 在西湖仁和路四號。